



□ 12
3786
4



口12
3786
4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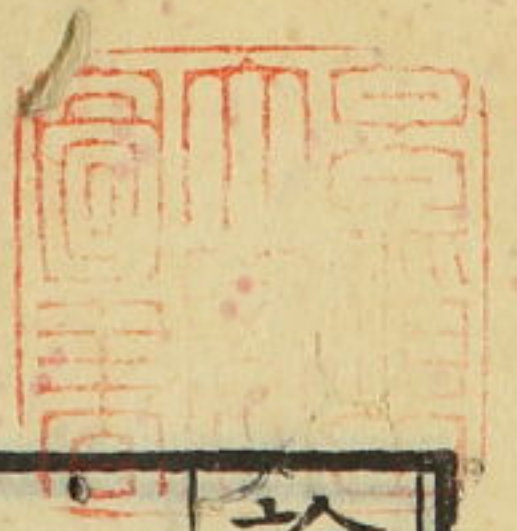
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99-834>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疏○子路問至無倦

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也
疏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間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爾所知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其捨於之乎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

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
 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
 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
 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
 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
 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孔子也。
 奚何也。子路諮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
 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事為風化
 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
 名。則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
 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
 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心所
 以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
 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爭。孔子曰。君取臣。謂之
 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
 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

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為政之事。賒遠。不迫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已。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

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己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

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襁也。疏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

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

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農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

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

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

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樊遲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

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

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

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

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

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皆敬。不復欺。故

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

不以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而民自服。隨

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

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也。負子

之民。以大器。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也。負子

負子。以大器。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也。負子

馬猶何也。行此三事。而非入室之派。然亦從遊侍側。

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派。然亦從遊侍側。

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鋤也。在學也。祿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鋤也。在學也。祿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鋤也。在學也。祿言

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鋤也。在學也。祿言

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圖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嘗能皆忘榮祿道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

○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收斂曰穡。稼猶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歛藏之，如人嫁娶生於子孫，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

今蠻夷猶以布帛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誦，子日至以為誦。誦詩三百者，不用雖多亦奚以為。專猶獨也。

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隣國而不能專對，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

令也。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儆而

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也。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

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鱣並

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疏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

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

子曰。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

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

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且。苟且非本意也。于

財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

財帛。不敢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且遇合而已。

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

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

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

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御車也孔子適衛冉子僕者

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數

衛人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

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以行其政

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云子曰

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苦誠能用我為治

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

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

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

信也疏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

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

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

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

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疏

子曰

仁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必成必成者謂世三十年也聖人化
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成者謂世三十年也聖人化
民已盡新王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
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深亂之民
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
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
可措仁功可成變聲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
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
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
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疏

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
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難故曰何有云

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
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

正人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

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疏冉子至

也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
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
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
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
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
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

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樂聖曰：按稱政事與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
註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專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註**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註**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疏**
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

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時舉君也云曰一言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為人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為君

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疏葉公問至者來也

公亦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權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以諭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註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

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

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疏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為宰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

言為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母見小利者。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

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

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稱已鄉

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

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為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警毀儒教。執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已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棄去而不行也。疏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

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居。恒以恭遜為用也。燕

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

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

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

處。亦不可捨弃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

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已。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

故以夷狄不可弃而不行也。若不行於

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遠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

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註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

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註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

也。筭。數也。疏謂子貢問在朝為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者

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已身恒

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

必無者。其唯有心已之。是以當其宜行。則取已之不

及。及其宜止。則取已之。不為君子。臣則取其君不

如堯舜。處濁世。則取已之。不為君子。將出言。則取躬

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取義。苟考

命吾集解卷之七

十一

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可謂士矣者能有所及不辱二事並行無虧乃可謂為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為近道故稱孝鄉黨為遠故稱悌也云曰宗族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為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為之次者云曰敢問其次者云曰又問求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負而不諱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信須果也云曰砥砥然小人哉者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難移之貌也小人為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為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云抑為小器取其能有所立云繆協曰果成也言必

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云砥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為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云曰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懷云何如云曰子貢問曰不平聲云曰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也筲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云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筲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也疏子曰至為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

者。當時偽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狂者。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者。謂應退而不進者也。孔子曰。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為欺詐。故孔子曰。狂狷乎。言世亦無此。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而得與此二人。進而不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偽也。李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節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遷。故云。有所不為也。○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為惡。故云。守節無為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云欲得云云者。說多偽。而狂狷天然恒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

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常之人也。善夫。註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

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

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疏至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恒。用行無

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

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

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為巫醫也。

衛瓘曰。言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

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

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者。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辭。證無恒之惡。言人若

為德不恒。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占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也。所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

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

其利。故曰不和也。**疏**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

而所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

人為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

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

為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為惡。與物同黨。故為眾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

惡而此一人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群惡所疾。故未
 可信也。云不如云者。向答既云未可。故此說
 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鄉人善者所好。又為不
 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
 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
 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
 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
 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註孔安國
 曰。至著也。○已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
 善明也。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惡者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

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
 子曰。

至備焉。○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
 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說也。云說之不。以
 道不說者。此釋難說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
 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云
 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
 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
 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
 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者。此釋易說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
 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
 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
 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

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疏子曰。至

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
 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

凌。而心恒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

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疏**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朴。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

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須有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縲協曰。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置怨。兄弟道缺。則闕。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苞氏曰。即戎。

就兵。可以攻戰也。**疏**子曰。至戎矣。善人。賢人也。

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

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我，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民

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我，况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餽虎，徒奔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奔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

者，顓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

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

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

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註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

也。疏 憲問至知也。云：憲問取者，弟子原憲問孔

子，凡行事最為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

也者此可取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取也云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

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

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

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

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

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

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

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

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

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

由德有言言則未矣未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數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憑河，不必有仁也。般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非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陸行而不避虎兕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喻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事也。

南宮适

註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

子曰：羿善射，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夏

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

死然。**註**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註** 馬融曰：禹盡力於

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

世，皆王也。造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註** 孔

子

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疏

南宮造至若人

○南宮造者姓南宮。名造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造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令射之。中其九。日中鳥皆死焉。羿者古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言羿與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禹帝姓姁。名文命。黃帝玄孫。鯀之子也。誥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百穀。二人不為篡。並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子孫為天子。造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知造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造出者孔子不答。造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

答造是謙也。造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造知賤於羿。尊貴重禹。稷所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造知然就此南宮造。非周有十士之南宮造也。○**註**孔安國曰。至殺也。○**註**有竊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夏。禹之後世為天子。名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夏。禹之後世為天子。名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為君。其位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稟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稟。云稟多力。能陸地行舟者。稟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為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稟。而自立為天子也。○**註**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為天子也。○**註**孔安國曰。至子也。云賤不義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疏**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

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

也。云未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

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善。

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

人有所愛。必欲勞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疏**

子曰至誨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此人。學問之

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

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

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

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

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

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敗事也。**疏**也。子曰至色之。云為命者為作

作盟會之書也。云禘謀草創之者。禘謀。鄭國大夫

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

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鄭大夫

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

藻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

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

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

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

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

學過超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

此四賢。鮮有過失。○**註**孔安國曰。至辭也。此注

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謀

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註**

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禘謀等

國之四人也。故鄭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

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

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

故也。**疏**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

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德於民何如。云子曰。惠

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

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云。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汲齒無怨言者。飯猶食也。蔬猶麤也。汲。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云。註。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云。註。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逢。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 子曰。至驕易。云。貧而無怨。難者。貧

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熙曰。顏愿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

註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

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

疏 子曰。至夫也。此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云。註。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

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

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疏子路問至人矣。云

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

答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

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以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

謂能避齊禍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此是智

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

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

不欲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

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者，能獨格虎一云：十

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

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

飽，二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

言之，果如卞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又非但勇

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

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下。人。又如禮樂。則亦可。謂為成人。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財利。思義。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下。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

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子問至然乎。云子。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

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讎，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疏 子曰：至信也。云名紇，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讎，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為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謂要君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李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李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為立紇，李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李

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純。閉門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鉅。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純斬齊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者。大蔡是也。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純有異母兄臧賈。臧為二人。在鑄。在舅氏國也。純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為以納請。純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純云云者。純至防。使臧為為使。至魯。傳純之言。初孟氏譖純以甲自隨。謂欲為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純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勲者。二勲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純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勲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六勲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純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為者。魯得純

請。仍立臧為為後也。所以立臧為者。臧為于時又私自為請。求立己也。云純致防而奔齊者。純得立臧為後。竟故致防與臧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講而不正。注。鄭玄曰。講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講而不正也。齊桓公正

而不講。注。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

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講也。疏。子曰。至不講

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為

難。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

命為侯伯。遂為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諂詐也。文
公為霸王。行詭詐。而不得為正禮。時天子是周襄
王微弱。文公欲為霸王。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
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
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
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
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為霸王。依
正而行。不為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
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
異轍。書無異文也。○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
石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為教訓也。故春秋不
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
以至河陽也。○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
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
搖也。是搖蕩舟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
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慮君之涉

言言小解義疏卷之七

二十九

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石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
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譎也。楚地出
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
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
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
涉漢。舫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
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
王弱水之咎。于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
註。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十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路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赴敵而同死也。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仁子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

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合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註：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桓，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

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禮諸侯之子。曰公子。云云者。夷吾。管仲孫。公孫之子。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為君。惡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人。遂為君。死。蓋為桓公。云乃殺子糾。石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無知。子糾。石忽。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石忽死之一云。石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年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

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

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

社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註馬融曰。微

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

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

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君忽不當死也

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之相而桓公是

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更相桓

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為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

公非為仁也管子曰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

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

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

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

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優堪為相

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迫

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

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

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遷

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

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

欲生管仲衆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管召雖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

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而殺之

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而殺之

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侯使輔天

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匡天下故天下一切

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為夷狄所

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

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

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

舉受賜之事也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

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為夷狄故被髮

左社矣云豈若無管仲則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

之不足為多管仲不死不足為小也諒信也匹夫

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此

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也。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

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

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

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疏**公叔文子至文矣。○

夫僕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

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已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謚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云子

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問孔子。歎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

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二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

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疏子曰

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

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

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

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

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

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

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君。士于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認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

民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
 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李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命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
 註。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疏。子路問至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註。本為上。末為下也。
 疏。子曰。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註。孔安國曰。為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
 疏。子曰。至為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已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已行之。成已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已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圖。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註。孔安國

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

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群曰。再言使乎。

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蘧伯玉至使乎。云蘧

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

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

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

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恒自

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

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

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

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况伯玉乎。而使

者曰。未能見欺也。伯玉

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云云者

已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

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已之外。而思他人事

得。袁氏曰。不求分外。疏子曰。至行也。君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君

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疏子曰。至道也。云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云

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

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樂天知命。內省

不疾。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為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冲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與眾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

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疏。貢子

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已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為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

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揚。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

己之無能也。 疏。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

耳。知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

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疏。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舍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詐濫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

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言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註 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註** 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疏 微生畝至固也。云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故

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 鄭玄曰：德者，謂調良

之德也。**疏** 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

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 德，恩惠之德

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 或曰：至報德。云或曰：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

論語集注卷之七

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註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

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

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天知已也。疏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

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

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天。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已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

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

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

季孫信讒。患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伯寮而肆也註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疏公伯寮至命何註云公伯寮云云者

氏令信譏謗子路也註云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譏季

伯寮聞公伯寮謗子路故告孔子註云曰夫子固有惑

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惑

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註云公伯寮云云者

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又此說助子

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

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

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

肆者殺而陳尸也註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

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

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註云道之將云

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

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譖

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註江熙曰夫子使景

伯辯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

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註

馬融曰至子也註亦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

云魯人弟子也註鄭玄曰至肆也註殷禮殺大

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

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

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

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苞氏曰作為也為

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也。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之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已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苞氏曰。至興也。○七人。是注中有下惠、少連、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蓀、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

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疏子路宿於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自晨門守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云子路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者。晨門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云子路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不可為之。故問之。○晨門者。閭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疏子路宿於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自晨門守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云子路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者。晨門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云子路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不可為之。故問之。○晨門者。閭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

涉水為厲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

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

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也未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己道也疏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

擊磬而為聲也云有荷云者荷擔揭也蕢織草

為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

器而過孔子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

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

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

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

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已知也者此鄙

哉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

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

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為譬以諫孔

子也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須揭

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須揭

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

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錄膝

以孔子為揭膝以上為厲錄猶由也云子曰云云

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

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

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與之至，相與之無相與，乃相與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為於無相與，乃相與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談，譏甚也。按文索義，全道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動謫，而肯蕢之聽，以為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觀，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則王莽趙高之釁，成不格擊其迹，則無振布聲之弊。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中。○註：有，謂契契然。契契然，謂心別有所志。詩云：契契寤寐，信已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行。而猶空信已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註：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註：孔安國曰：冢，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云者，高宗，殷也。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二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為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子張讀尚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君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已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群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

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詞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廡。各隨義而言。已具已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疏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

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

也。疏子路問至病諸。○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為君

也。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

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

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已身。然

後乃安於百姓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病難也。諸之也。

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病諸也。衛瓘曰。此難

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瓘曰。此難

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過此則

者。索已。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

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

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况

君子乎。今堯舜非修己也。萬物自無為而治。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悖。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註賊。為賊害也。以杖叩其

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疏原壤至其脛

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為

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

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恒

以禮教為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

言壤少而不以遜悖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

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

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

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

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

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

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

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

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

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

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

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

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

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已之
 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
 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云
 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
 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
 之道也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
 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疏也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

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註孔安國曰俎

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註鄭玄曰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立則

不可教。以末事也。

疏

衛靈公問至學也。孔子至衛。

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事。

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

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

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

百伍伍爲軍。五百人爲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

師爲軍。○**註**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

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

則濫。濫爲非也。**疏**明日至濫矣。云明日遂行者

遂行。不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

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

伐陳。陳大亂。故乏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

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病。莫能興者。

起也。既絕糧。故從孔子行。弟子皆病。困莫能起者。也。

子路愠見者。諸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愠色

而見孔子也。云子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愠見之辭

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

今日如此。與孔子言非。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

論語集解卷之八

云小人窮斯濫矣。○**註**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

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

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

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疏**子曰至貫之○

時人見孔子多識並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

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

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子一以貫之者貫猶

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

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

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

○**註**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

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

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

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

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

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者是善長舉

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

下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註**王肅曰

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

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疏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已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何云云者既授受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註言任官至治也○由授受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

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

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軛也子張

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疏子張問至諸紳

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

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
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
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
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
行己。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
亘於己前也。云在與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
軛也。又若在車與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
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
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
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
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欲
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玄曰。至為里。○此王畿
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鮒也。邦有道

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

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

不忤於人也。**疏**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

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
恒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
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各時之變。故曰
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
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
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

者也。**疏**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

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則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

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

不愛其身也疏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

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恒欲救物故不

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

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

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

理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悞也繆播曰仁居

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千

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

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疏子貢問

也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

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設譬也工巧

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輪般而作

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

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

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

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

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

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注馬融曰殷車

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注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莊纘

塞耳不往視聽也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

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

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佞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司

而使入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疏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爲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

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

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

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並多文飾用玉

輅以郊祭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

三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

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

月畫於旂上也素車般輅也魯公之郊用般禮也

按如記注則魯郊用般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

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三曰

鷩四曰毳五曰絺六曰玄周王郊天以衮而

冕魯雖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

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韶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夏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傅。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節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禮法。亦因云。故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教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佞人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闖。亂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僻驕志。所以是淫也。○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荀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己。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亂。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多。數用刑辟。過以亂。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多。數用刑辟。過黃色也。續。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之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王肅曰。君子當思慮

而預防也。○疏。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

為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疏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與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疏子曰。至立也。云子曰。者。臧文仲。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孔安國曰。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至怨矣。○

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也。疏子曰。至怨矣。○

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已厚。人而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為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疏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已力勢可奈何者。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八

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欲起是不日如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鄭玄

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

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群。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小惠。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諂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

謂言語也。

疏

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為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證性不同。各以其

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也。荀氏曰。

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疏

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知己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疏

子曰。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正終年運斤。不

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

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

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

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已身而巳。不與人爭也。故江

熙曰。君子不使其身悅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群而不黨者。君子乃明群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群。群則似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

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芻蕘。不取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疏子貢問至人也。云子貢問云者。問求善事。

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付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不欲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註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疏**子曰

至行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

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

有云云者。既平等。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揚

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

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

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

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

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

民如此時。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

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

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

也。○**註**苞氏曰。至己矣。○注意如尙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

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

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也。**疏**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

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

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

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取云其不能必自乘之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

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疏子曰。至大

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

為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

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眾

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子曰。至察焉。云眾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

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群。為眾佞共所

陷害。故必察之也。云眾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

人為眾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眾而崇重之

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群惡之所黨愛。故亦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道者

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

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

由。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

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疏子曰至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

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疏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

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

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異故謂聖人亦必

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

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

飢餓勸人學也

疏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

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亦死而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者餒餓也唯

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

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

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

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

中所以憂己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違違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之者

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恒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

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

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莅之動之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

以禮然後善也疏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

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者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

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者莅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云智及云者雖智及仁守莊嚴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也

疏子曰至知也。○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問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

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

殺人。蹈仁。未嘗殺以者也。**疏**子曰至者也。○云子

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

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能治民。人若誤履蹈之。則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

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

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

後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

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

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疏**子曰。至為謀。人之為事。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

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

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註馬融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

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階也。云子曰

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

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

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

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執者必起，師既起，則弟

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

故云皆坐也。云子曰：告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

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

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

一告之。云子曰：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子曰：冕出者，見孔

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曰：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

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故冕出而問孔子。

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

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

目，故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

者，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

故據臣凶，故以季

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

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氏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

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

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疏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與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再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先
 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
 者。言且顛與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也。
 云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
 社稷之臣者。當爾時。已臣屬魯。故云。云冉有云云者。
 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顛與之事。是季氏所欲
 故云。夫子欲之也。云吾二云云者。稱吾二臣。是冉
 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
 恐孔子不獨信己。故引子路為僇證也。云孔子曰
 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
 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
 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
 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
 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
 汝今為人之臣。臣之為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
 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

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
 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犛也。犛
 貯於虎兕之器也。犛也。兕也。貯龜玉之匣也。言汝
 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為人輔相。
 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兕。龜玉之中。若使虎兕破
 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函。檻之中。此是誰過。則
 豈非汝守檻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
 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樂肇曰。
 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顛與於邦
 內。是毀龜玉於犢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
 用於外也。龜玉毀於犢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
 有云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季氏采邑名也。
 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顛與
 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顛與者。城郭甲兵堅利。復
 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云者。子孫季氏之
 子孫也。冉有又言顛與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
 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
 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

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顯與之地。今汝不言。李孫是貪。顯與。欲伐取之。而假云顯與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嗚呼。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顯與固近費。是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顯與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已。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人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也。云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來至。故土地人民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

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為義。由均和故安。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不能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于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顯與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顯與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顯與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

憂者也。蕭，蕭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蕭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大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位，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公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味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
積櫃也。○櫃，卽函也。○兵甲。○兵，刃也。○甲，鎧也。○
也。○孔安國曰：至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
也。○鄭玄曰：至子也。○證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

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訖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

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

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

安國曰無所非議也疏孔子曰至不議○云天下

以飾喜。缺。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

伐。並由天子而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者。若天下

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也。云自諸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

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

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

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知。故

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者。

陪重也。其為臣之臣。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

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

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極數也。

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

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

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

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

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

重。則收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

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

道。則頌之聲興。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

所街。群。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

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註孔安國曰。至乾侯。○

證。十。世。為。濫。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

殺。其。子。平。王。東。遷。雖。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

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

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

論語集注疏卷之八

二十四

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

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

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

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

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

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疏孔

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

亡。故發斯言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

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

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

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盛。至爾時並衰。

故云微也。○註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尊。故爵祿不復關

己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也。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

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

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疏孔子曰：至損矣。益者三友者，明與朋

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又

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諒者，二益也。

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上所言三

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

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

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

為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

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

謂與便佞為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

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

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

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

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

也。三樂者，謂以心中有所愛樂之事。三者為益人者

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

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

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

中所愛樂，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

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

者，此三樂皆為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

損也。此心中所愛樂，為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

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愈而邀遊，不

論語集注義疏卷之八

二十六

醜醜以為樂也云損矣者此
上三樂皆為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

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

曰云云者愆過也與侍於尊有三事為過失也云

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

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

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

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

人之是非今若不盲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
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為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關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疏孔子曰至在

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

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

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為自損故戒之也

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

十壯而為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

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為鬪爭故戒之也云

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

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上也年五

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

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

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

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

之也。疏曰。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

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

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

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

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

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

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並不畏君子之也。所畏

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

之。而造為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不

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慢也。云

曰。以典籍為妄作也。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慢也。云

遠。不可改易也。作也。恢疏。故不知畏也。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

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

行不邪。而不加威毒也。○註不可至之也。○人但用

經籍深妙。非小人所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疏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

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賢既不生知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云云者謂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孔子

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

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違逆唯思盡於忠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傲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觸於我必忿怒於彼難日也然一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忿難也云見思義者九也當思其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疏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恒恐已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恒恐

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深入譬如人使已以

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

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

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

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

隱道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

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

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

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

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孔安國曰至疾之行徒

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孔安國曰至疾之行徒

謂避惡之疾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

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

德為稱者也疏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

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

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

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

齊和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

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

子也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

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

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

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
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
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
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
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為伯

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疏

陳亢

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
魚。即鯉也。云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
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
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
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
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
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
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庭過。呼而問之曰。汝嘗學
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
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
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醉人若
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
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
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
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

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孔子肯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己為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已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

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

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云

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此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曰' and '子曰']

